

洋海发现

东西方文明凿通在丝绸之路以前

盗墓盗出的洋海

洋海墓地位于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西北，也就是在著名的吐鲁番火焰山南麓的戈壁沙漠地带。1970年开始，这里便被盗墓者光顾。

1987年冬，洋海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盗墓，随后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抢救性发掘82座墓。2003年，洋海再一次大规模被盗，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再次进行抢救性发掘。洋海墓地被盗的墓葬有500多座，前后共发掘了591座，还有500座墓没有被盗，也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完好地保存着。

目前，盗墓已经得到彻底遏止。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斥资建立了保护站。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集中全国有关专家，正在对洋海发现进行整理和研究。



最完整的头骨资料

从出土器物来判断，洋海墓地前后沿用了大约1 000年时间，早期可划定为青铜时代，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世纪，直到公元纪元前后，墓地还在使用。

洋海人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凡是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有规律地埋葬在一起，从低处向高处逐渐埋葬。墓地显然经过严密的规划，没有交叉叠压，每个人都能安享死后的一席之地。

洋海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考古学家断定，每当夏季，洋海人便会赶着牲畜到天山里放牧，冬季才会回到比较温暖的吐鲁番盆地。

洋海人是白种人。有关专家称：“现场目测的感觉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而且年代越早越为纯粹。到公元纪元前后，似乎才有少量黄种人因素加入。”

收集和发掘出的500个洋海人头骨目前正在体质人类学家手里做着颅骨测量，最终数据会比较精确地说明洋海人的人种种属，并最大可能地提供其来源与迁徙途径。这让人自然会联想到今天还生活在洋海的人，显然，3000年前的洋海人和今天生活在洋海村的人以及整个吐鲁番盆地的人有着巨大差别。

最为重要的价值或者诱惑是对洋海人的研究有可能展现史前人类在欧亚大陆上的流动与融合的情景。



别具一格的墓葬体系

考古学家认为，洋海墓地墓葬形式的发现是考古上的最大收获。因为墓葬的众多和



时间的连续，让考古学者们找到了上至青铜时代、下到汉魏时期新疆地区的墓葬文化体系。这一套墓葬体系别具一格，与中原墓葬文化大不相同：最早是青铜时代的墓葬，型制为竖穴二层台墓，然后是竖穴墓、竖穴偏室

墓；直到汉晋时期，这里出现了竖穴偏室墓和代表中原文化的斜坡墓道墓的共存；再往后到唐代，汉文化的墓葬形式完全取代了这里的竖穴墓。

人类的丧葬习俗是比较难以改变的，每一种习俗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遗产。地下丧葬形式的改变，意味着地上文化的巨大变化。

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洋海人是侧身屈肢葬，蜷曲的身体一如胎儿在母腹里的姿态；再往后，洋海人变成了仰身屈肢葬，面向上，双腿呈“山”形支起，这种姿势被认为是一种骑马的姿势；再后来就变成了仰身直肢葬，随葬的陶罐、木盆放在他们的头侧，铁刀、骨纺轮、木梳随身携带，弓箭、马鞍轡则放在男性墓主的身旁。

考古学家推测，洋海人活动范围应该很大，马鞍、带双环铜马衔的马轡头等显示出其驾驭马的能力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马是男人的终身朋友，他们死后殉葬完整的马匹。一副马鞍中间填塞的是鹿毛，因为鹿毛受压后有良好的恢复性，马鞍可以长期骑乘后仍旧柔软有弹性。

洋海在文明碰撞时消失

洋海人从哪里来，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下的文明是什么时候成长成洋海的样式，又是什么时候悄然改变了模样？这是洋海最大最深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东西方文明在“十字路口”吐鲁番盆地的相遇。

东西方典籍记载，东西方文明相遇的时间大致在公元纪元前后。在东方，人们认为是张骞公元前139年向西探险凿通西域，连接起了东西方文明。

最早对吐鲁番的文字记载就来源于张骞的报告：“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姑师，就是吐鲁番的交河故城。有学者认为交河故城就是与洋海同一文化系统的最早建立的城邦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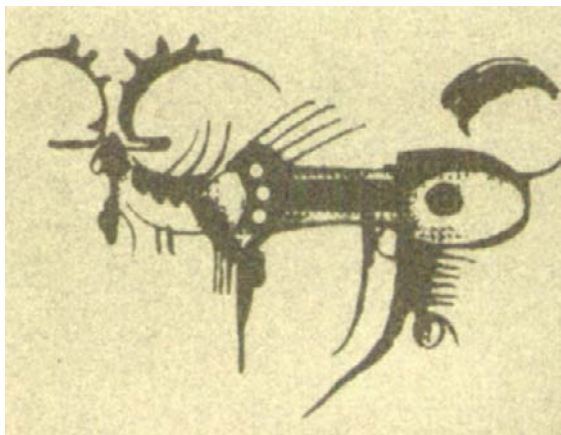
东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扩展、探索的旺盛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碰撞、交锋，如潮来潮往。在留存下来的吐鲁番的古代文书里，人们发现了24种文字并行的壮观景象，多数早已成为了死文字，就像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一样，被另一种文明覆盖、融合了。

洋海人大约就消失在这个时期。

植物显示的文明走向

自田野考古结束之后，新疆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研究院集国内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植物学、纺织品学等学科专家共同解读洋海，试图描摹出洋海文明的走向。

一件洋海出土的木桶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这是一只精美的木桶，砖红色的桶壁上刻着九只奔跑的野山羊，桶口粘贴的297颗呈连续倒三角的白色植物种子闪烁着瓷样光泽。经过实验鉴定，它们是小花紫草的果



实，这种植物只在欧洲到中亚有分布。这种文化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欧洲部分出现，在亚洲尚未发现过。这就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吐鲁番洋海墓地小花紫草果实装饰文化，可能早在史前时期就从欧亚草原传到了吐鲁番。

同样，洋海墓地发现的一根葡萄藤也将文明传递的走向指向了西方。葡萄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新疆没有葡萄的亲缘种。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的葡萄是张骞于公元前119年从大宛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带来的。洋海发现将葡萄的东传提前了大约500年。

还有小麦。新疆最早的小麦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它证明早在4 000年前原产于地中海的小麦已经进入新疆并渐次进入中原。但是小河的小麦因为没有旁证而无法描述具体的传递路线，洋海的小麦发现为此补上了生动的一环：大约继小河之后的1000年，小麦开始在洋海的土地上播种收获。

而黍的发现则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的文明传递——原产于东方的黍，4 000年前发现于小河墓地，3 000年前发现于洋海墓地。

洋海墓地的考古不仅反映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体现南北文化的交流。它昭示着在史前时期就有“葡萄之路”、“小麦之路”、“海贝之路”，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的阻隔而被真正阻隔过。

相关链接：

洋海木桶：动物木刻为岩画找寻时间证据

洋海考古中陆续发现十余件木桶，大部分都有与岩画风格相似的动物刻画，阴刻、线刻的动物种类丰富，有北山羊、盘羊、马、狼、虎、狗、梅花鹿、骆驼、野猪、麋鹿、鸟等。

有动物刻画的木桶上，很多动物都成组分布，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有的是狼和北山羊的组合，有的则是骆驼、野猪、麋鹿、岩羊的组合，还有两只正在争食的狼，弓背龇牙，栩栩如生。这些特点和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地区发现的岩画很相似。

岩画断代是困扰学术界的一大难题，确定岩画的雕刻时间缺乏可信的技术手段。作为远古时代人们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新疆的山地、草原地区分布有很多岩画。其主要记录的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育、放牧、狩猎等内容，但年代一直没有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宽泛来说，新疆岩画绝大多数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





“ 洋海墓地的延续使用年限恰好就在这个年代的框架之内，岩画画面上的动物种类几乎在洋海墓地出土的木器中都能找得到。因此，对洋海墓地器物上动物画的研究将是解开难题的钥匙。 ”

洋海紫草果实：不厌其烦中的唯美追求

洋海墓地出土的两只木桶上，约300粒比芝麻稍大的小花紫草白色坚果被有规则地粘贴在木桶外口沿处。考古学者在研究后说：“ 这是古代洋海人唯美追求的匠心所在。 ”

这两只木桶形状及大小相似，外壁呈砖红色。一只木桶外壁上线雕着鹿和北山羊，另一只木桶外壁一周刻有九只奔跑中的北山羊。

相比这些简单而生动的绘画，红色桶壁上粘贴的白色植物果实更让考古学者惊讶。这些被用作装饰的白色果实每枚仅有3毫米左右，呈三角形，又被细致用心地整体排列成规则的倒三角形，且每一枚果实的顶部都指向桶的下方。整体是由若干倒三角形小果实组成一个大的倒三角形。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洪恩博士认为：“ 将那么多比芝麻稍大的种子粘贴成规则的倒三角形实属不易，费工耗力，没有极大的耐心恐怕难以完成。为装饰这个并不算大的木桶下这么大功夫，可以看出古代洋海人对至美境界的追求近乎奢侈。 ”

洋海彩陶纹饰：赋予易碎陶器以织物的韧性

在洋海古墓中出土的500多件彩陶中，大多数口沿上都绘有连续密集的三角纹和垂帐纹等图案。

考古专家认为，在萨满教盛行的时代，古洋海人发现纺织物不易破碎，不怕摔，而陶罐正好相反，于是他们将织物上的图案绘于陶器之上，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古洋海人偏爱用三角形纹样的习惯同样在服装饰物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洋海古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毛织衣物残片有斜纹、平纹及印染过的红色菱格纹。相同的图案，不同的载体，也许暗示二者间有着神秘的联系。

洋海墓地发现的彩陶绝对年代为距今3 000~2 000年。陶器器型有釜、罐、杯、壶、钵、盆、豆、双联罐等，绝大多数为红地黑彩，也有在一件器物上用黑、白、黄三色绘成复合彩的。

新疆彩陶主要分布在沿天山的中部地区，在南疆的昆仑山北麓一带少有发现。研究人员认为，洋海彩陶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中部天山地区青铜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彩陶文化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着当地早期游牧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意识。

洋海服饰：吐鲁番2 500年前流行时装的诠释

“ 古代吐鲁番洋海人穿戴都非常华丽，他们的有些服饰简直就是艺术品。 ” 新疆



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研究员说。

头戴羊羔皮帽，额头上围彩色毛缘带，带上缝缀成组排列的海贝；外穿毛皮大氅，里面是彩色毛布斗篷；下穿斜纹粗毛布裤，贴身穿裹红边的纱状平纹毛布衣；皮靴面上成排的铜扣装饰，靴口上部缠彩色毛缘带，带上捆绑成组的铜铃形、铜管形饰；左腕戴牛皮质的红色套袖，套袖上缝一排铜

扣。这是洋海墓葬发掘中出土的一具萨满干尸的服饰。

研究人员还发现两具干尸的手背有繁复的文身图案，从手背一直延伸至指甲。另一具干尸还证明当时的女人已经开始使用假发（颜色各异的毛线）进一步修饰自己。

2 000多年前的洋海女人出门和现代女性一样随身携带着坤包，她们在腰上挂着一个皮革的小化妆袋，袋内装木梳，三角形木片，石化妆棒和黑、红、白色矿物染料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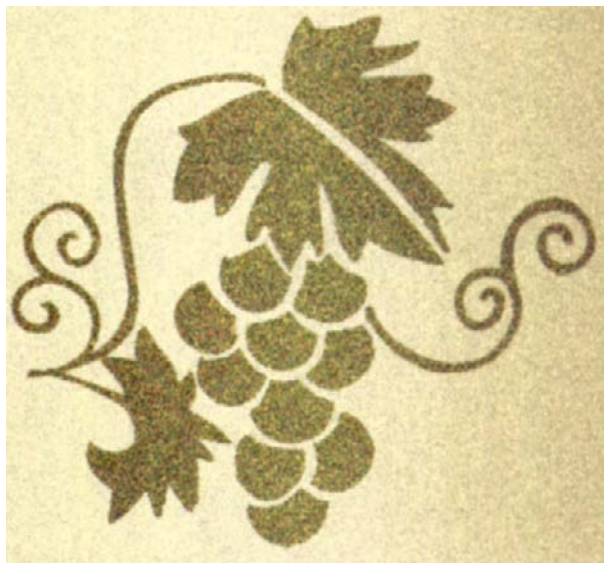
洋海葡萄古藤：吐鲁番人早已享受葡萄美味

考古人员在洋海古墓中发现了一根保存完好的葡萄藤。这根古葡萄藤呈深褐色，略有弯曲，有五个芽节。专家认为，这根葡萄藤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前500年前，这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吐鲁番地区种植葡萄最早的实物见证。”有关专家说：“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葡萄的传播不是用葡萄种子，而是靠葡萄藤来无性繁殖的。所以墓主人要带一根葡萄藤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种葡萄，然后继续安享葡萄美味。”

吐鲁番位于天山东部的山间盆地，以其独特的气候和特有的沙质土壤造就了悠久的种植历史，这一点在考古中也得到了印证。历年来，吐鲁番出土的葡萄实物标本是新疆发现有关葡萄文物最多的地区，证明从东汉至唐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种植葡萄就已十分普遍。

在洋海古墓群其他古墓的发掘中，再没有出土葡萄藤。考古专家推断，出土葡萄藤的古墓墓主有可能是最早掌握葡萄栽培技术的“园艺师”。



（本刊编辑部马玉蕪据网络资料整理）